

不屈的行列

國立復旦大學反美帝扶日搶救民族危機大會編印
一九四八年六月

民國九年六月

百不

折

田

姜琦題



經子淵先生肖像



1912

影攝時門校守駐察警後下令業休日三十月三



影攝場操集避生學校出迫強警軍日九廿月三



影攝時困園警軍日九廿月三



影攝救援場蒞界各後困園警軍日九廿月三



影攝救援場蒞校男各後困圍警軍日九廿月三



影攝救援場蒞校女各後困圍警軍日九廿月三



影攝息休後困圍警軍日九廿月三



浙潮第一聲序

在無窮的不絕的瀑流似的時間當中，過去已經去，未來還沒來，所以人類對於過去，只有記憶；對於未來，只有想像。過去的陳迹，往往可作未來底教訓和鞭策，所以記憶過去，不能說和想像未來沒有關係。不然，像這占過去的時間很短的浙潮第一聲，怎值得編印呢！

浙潮第一聲，是一九二〇年二月九日以後，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和黑暗勢力抵抗的一段短短的經過；由校中同學，把關於這一段經過的種種文件，紀載，評論，編輯起來，印成小冊子，就定了這個名子，所以編印這小冊子和定這名子的緣故，就是記憶過去，想像未來。

但同是記憶過去，想像未來，又因為各人底心理不同，所記憶，所想像的也就不同。現在且把我所記憶，所想像的，寫在下面：

我底朋友玄應曾經說：凡是背理的行爲，結果往往反成爲合理的行爲底助力。我以為他這句話，也未始不是觀察歷史的一種公式。譬如軍國主義是背理的行爲，結果卻成爲平民革命底助力；資本主義是背理的行爲，結果卻成爲勞工革命底助力；都是和這種公式相合的。這一次浙省底議會，官僚，警察，對於一師學生，用種種黑暗勢力，阻礙他們底文化運動，也是背理的行爲；結果卻引起多數青年底覺悟，並且能夠引起未來的多數青年底覺悟，成爲文化運動底助力；也是和這種公式相合的。這是我記憶過去的一種

感想。

序

二

我以為爲了一種主義，和黑暗勢力奮鬥；如果當黑暗勢力很強的時候，免不了要受挫折；這所受的挫折，叫做犧牲，不叫做失敗。只要前仆後繼地堅持下去，主義不變，一定有勝利的日子。唯有畏懼黑暗勢力，講什麼調和，調停，結果一定把主義完全變更，拋撇了，那才叫做失敗。這一次一師底事情，雖然不能說已經達到勝利底目的，却不能說是失敗；那就是不變更主義，不拋撇主義底好處。看啊！主義反靠着那黑暗勢力底推波助瀾，愈推愈廣，完全勝利的日子不遠哩！這是我記憶過去的又一種感想。

凡是一個先驅者，總免不了有所犧牲；所以人往往有怕做先驅者的惰性，但是只要抱定犧牲底決心，情願做一個先驅者，就是有所犧牲，而且犧牲的很大，一定能夠引起旁觀者底同情心，喚起無數的後繼者。這一次一師學生，抱定了犧牲底決心，做了一個浙江文化運動底先驅者；雖然所犧牲的不能說不大，但是在當時已經引起旁觀者底同情心，在未來也一定能夠喚起無數的後繼者。這是我想像未來的一種希望。不絕的進化，是人類無限的前途。所以過去的事情，總是不滿足的。人類正因為對於過去有不滿足的缺憾，所以才有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。這一次一師底事件，結果雖然不能說是失敗，但是也決不能認為滿足。所以無論是一師同學，或非一師同學，都應該對於這件過去的事情，有不滿足的缺憾，那才有大家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。浙江文化運動底前途，人類底前途，才有不紀的進化底趨向哪！這是我想像未來的

又一種希望。

看啊！漸漸第一聲，不但是記憶過去，而且想像未來，未來的漸漸，第一聲以後的第二聲，第三聲，……第……聲，怎樣？

大白 一九二〇，六，二九，在杭州

思痛錄序

天下可貴的事不是「知」，乃是「知」後的「行」；天下最可貴的事，不是「知」後的「行」，乃是繼續不息的「行」。

今年浙江一師底學生爲挽留經校長的問題，致於不顧生命底危險，拼力和社會裏底惡勢力奮鬥，這可算是能知能行，一知卽行，而且用力去行的了！現在他們要將關於這事底文章聚攏起來，印一本小冊子，叫做思痛錄。我想他們印這一本小冊子的意思，一定不是因爲自家能行，所以得意揚揚地印出來擺架子。如果是因爲得意，所以擺架子，那麼這本小冊子底名字，就應當是誌歡集，不應當是思痛錄了。

然而現在他却明明是思痛錄，痛已痛了，怎麼還要去思？我想僅僅思量過去，是沒有用的，正當的「思」應當是從思量過去，預備將來。

「天下最可貴的事，不是知後的行，乃是繼續不息的行。」知後的行，是「一師底學生已經一度做過的，

——是過去的事，能夠繼續不息地行與否，還未可知，——還要看他們底將來。但是我也說過，「思」底目的，就是應當懸在將來的。

「思」應當是汽車面前像獅子底眼睛樣的一雙亮燈，無論汽車怎麼樣轉，燈光總是照在他底前面。「思」應當是斜坡上滾底彈丸，斷不會向後退走。「思」應當是長江裏滔滔東流的水，縱然喚殺了江上底人，他也不肯回一回頭。

「思痛」不應當像小兒被狗子咬了，想到一回，痛哭一回。「思痛」應當像英雄看見他身上底刀痕鎗痕，越覺得痛，越想去上馬殺賊。「思痛」應當像無意之中，被情人咬了一口，越覺得痛，越想去送把他咬。

這樣的「思」才是我們應有的「思」；這樣的「思痛」才是我們應有的「思痛」。

印思痛錄的諸君，教我做一篇序子，以上就是我所要說的話。他們印思痛錄的原意，如果和我底意思相同，那末這一篇短文章，就無異是這一本小冊子底緣起；如果不同，這一篇小東西，也未嘗不可供他們的

「借鑑」

九六二六 劉延陵

上文是九六二六日做的，到了廿七日，他們來說：「這本小冊子的名字改了，叫做『浙潮第一聲』，我想前後兩個名字的意思，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冊子的名字雖改，我的序還是照舊。」

目錄

題詞

攝影

(一)經子淵肖像

(二)警察駐守校門時情狀

(三)被圍時情狀

序

記事

(一)原因

(二)事實

文件

(一)宣言

(二)請願書

(三)電文

目錄

目 錄

二

(四) 信札	二六—三五頁
(五) 官樣文章	三五—四八頁
輿論	一一—五八頁

紀事

(一) 原因

經校長去職的原因

悲壯，痛快的本校學潮，已經成爲過去的历史了。這段历史的「因」，大家都曉得是由於經子淵氏的去職；經氏去職的「因」在那裏？我們不得不推求一下。

經氏去職的原因，非常複雜；在一般的觀察，都說是「新舊衝突」，其實不然——不過倒經的人，都借着「舊」字做幌子罷了！他們何嘗明瞭怎樣叫新，怎樣叫舊呢！——以我們這幾年來的見聞，觀察經氏去職的原因，歸納起來可以說：（一）杭州教育界的同行嫉妬；（二）浙江省議會的報仇主義；（三）浙江官廳的傀儡生涯，分別說明於下：

（一）自從浙江兩級師範開辦，經氏就擔任教務長；自從兩級師範改稱省立第一師範，經氏就擔任校長；一直到民國九年，經氏在浙江教育界服務的年限，屈指算來，已經有十三年了。現在浙江教育界的滾滾諸公，不是與經氏有「同事之雅」，就是有「師生之誼」，假使能夠和經氏協力合作，浙江的教育，

豈不「駸駸日上」嗎？然而不然！——經氏爲人，性介直，有才具，辦理校務，向來是積極進行，取「與時俱進」的態度，因之「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」十個字，也微微地在全國教育家的腦筋裏占了一點位置。可是因爲他直，所以容易招怨；因爲他辦的學校有成績，所以容易招忌，而且也容易啓別人覬覦的念頭。——經氏任省教育會的會長也有七年了，規模宏大的教育會所，全靠經氏個人的慘淡經營，而想坐這把交椅的人，也一天多似一天；不過無從下手罷了。等到「五四」以後，時代精神，大異疇昔，經氏受了這潮流的洗禮，思想比較從前愈加澈底，於是對於學校方面，做了幾種革新事業：像學生自治，職員專任，國文改授國語，擬試行學科制等等。對於教育會方面，就是整頓出版物，教育潮月刊裏面，很有幾篇有價值的文章。於是這般同行就大張旗鼓，頒發討伐令了。——因爲杭州各校的學生，往往拿本校革新的事業，要求他們自己的校長和教員去照辦，這般校長和教職員，真真弄得手忙腳亂，但是只得硬起頭皮應許學生的要求。他們又恐怕本校再有什麼新事業，他們的學生又照例去要求，他們一時應付不上來，那就糟得很了。所以他們乘此時機而且用極卑劣的手段——捏造講義——去攻擊經氏。這是經氏去職的第一因。

(二) 浙江省議會於民國八年常會期內，曾提議加薪，當時引起各界的公憤，曾演出公民團圍廠議員的滑稽劇。然而這班先生們，不但自己不認錯，反說圍廠的舉動，是經氏主謀。於是就大試其身手，提出查

辦什麼經亨頤主張廢孔呀，非孝呀，公妻呀，公妻呀；經亨頤提倡過激主義呀；經亨頤提倡無政府主義呀……亂七八糟的加丁許多罪名。這是經氏去職第二因。

(三)講到浙江的教育行政長官，真正阿彌陀佛，他們對於教育方面的事情，向來取「管他呢」的態度。可是這次到非常起勁！老實說罷，無非傀儡登場罷了！據我們所曉得的，夏敬觀做齊耀珊的傀儡；齊耀珊做他的左右的傀儡；他的左右和省議員及校長團又互為傀儡，其中内幕怎樣？我們犯不着造謠言。這是經氏去職的第三因。

有這三個原因，再加上本校教職員們的主張未見得一致，和社會一般人民知識的幼稚，經氏那得不
去呢！

最後我們要老老實實鄭鄭重重說幾句：經氏雖則去職，但是經氏的精神仍舊留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，翻過來說，我們只要繼續的努力，經氏去職不去職，而沒有什麼關係。

上面是經氏去職的原因；也是這段悲壯，愉快，歷史的原因，也就是這本小冊子的敘文。

(二)事實

九年二月九日 經子淵先生調任的經過

●教育廳調任本校校長經子淵做省視學；同時任命本校教員王廣三繼任校長。經王都一再堅辭。

●官廳此舉，明是摧殘浙江的新文化和本校革新的精神；我們同學當然不能承認。可是這時正在寒假期內，同學散居各處，一時未能曉得這個惡耗；好在當時有本校代表及十幾位同學駐校，他們聽到調任成爲事實後，就立刻發信報告各屬同學。

十日到十三日

●本校全體教職員——除一二人——對於官廳此舉，非常忿恨；他們以爲經先生的去留，同本校的前途，有極大的關係；所以連開會議，公決用全體教職員名義，公呈教育廳并推范允茲胡公冕面見廳長請收回成命。教育廳孤行己意，竟批答說：「挽留前校長一節，應無庸議。」

十四日到十九日

●王唐三既再四却委，教育廳就訓令駐廳視學金布兼代校長職務。金就在十七這一天宣言接任：一方面催辦交代；一方面託辭部署未定，通知同學家屬暫緩來校。——因爲舊教職員中除蔡敦辛陳雲屏兩人外，其餘的都再四却聘，一方面弄下一塊牌示，掛在門口，叫我們暫緩進校。其實同學一到杭州，就立刻進校，還有那個去睬他什麼牌示呢！

●這幾天來，官廳既然仍舊執迷；僞校長金布又想害此禁樹；教職員除「對金却聘」外，對於我們實在是愛莫能助；非我們自家出馬不可。所以駐校同學，又發布第二第三兩次通信，請各處同學提前來校，共謀

對待。

二十日到二十九日

●這幾天內各處同學到校的，共四五十人，從二十八日起，接連開了兩次談話會。

●第一次談話會的結果：

- (1)以後每天下午七點鐘開談話會，
- (2)發第四次通信，說明偽校長給家屬的信，全是恫嚇性質，不要受他的愚弄，
- (3)派代表催促本城同學，早日到校。

●第二次談話會的結果：

- (1)修理茶房和廚房。
- (2)請到校同學幫助自治會幹事整理齋舍一切事情。
- (3)到校同學發第四次信。

三月一日到十日

●一日這天到校人數，共八十五人，開第三次談話會：(1)此次事關重大，用費必多，議決每人捐銀一元。(2)派代表到近省各縣同學處，催促快來，并向各同學的家屬說明此事的重大。

紀事

五